





薛考功集卷第八

考功郎中毫薛蕙君采著

五言絕句

花下

驚飛  
昨朝花始發  
今朝花已稀  
那為風吹落  
自是鳥

草堂

終朝草堂上  
獨凭烏皮几  
有時白雲來  
相見窓  
戶裏



通許館對月

花上月纖纖蛾眉映繡簾從今三五夕相伴客  
愁添

滁陽孫氏山中五詠

泉源

泉源不可到想像青雲杪由來此路遙莫謂游  
人少

流觴渠

流觴泛激水手攬跳波濕怪怪杯行遲風吹忽

相及

月橋

泊舟板橋口月出溪水綠何處采菱歸遙聞榜  
歌曲

雲洞

海門雙玉扇隔岫窺雲霧裊裊三石梁苔滑不  
敢度

留客亭

亭中留客處客至亦忘歸把酒看春草西山日





原件短缺



巴微

城南梅開簡友人

郭外新梅樹春風吹欲殘未能携酒出幸爲折  
花看

御溝

夾城開玉檻內苑抱金溝宮女停珠佩僊人上  
綵舟

西園

西園一游矚正及上春時熒熒花變色漠漠水

秋浦

秋浦多香草當年怨楚臣安知千載後尚有廣  
騷人

東臯

東臯落日明西候新飈冷徘徊磐石上愛此青  
松影

早春

白髮常多感青春亦不平落梅饒慘澹新柳太  
鮮明



六言絕句

田園樂七首

一徑垂楊高下數家流水東西麥隴青青雉  
柴門寂寂鶯啼

稚子自操井臼老農共話桑麻采藥常隨樵客  
乘藍時造僧家

荷鍤朝耘瓜圃披衣夕偃蓬廬甕裏數升綠酒  
枕中一卷丹書

官罷交游自絕病閑琴酒相親門下惟饒飲客

坐中時有談賓

蘿蔓半垂甕牖松陰全覆茅軒數聲雞犬深巷  
一曲煙霞小園

掃石旋鋪琴席臨流試泛酒卮山水依依可戀  
風塵擾擾何爲

碌碌俯頭轅下栖栖垂翅籠中遮莫朝端巧宦  
何如谷口愚公

七言絕句

奉同王浚川海上雜歌九首



由來東海百川尊呼吸風雲日月昏隱隱三泉  
盤地軸迢迢一水上天門

天雞啼處夜生潮東望蓬萊翠霧消紫貝高爲  
雲外闕青龍盤作日邊橋

地脉東南一線開千流萬派幾時迴恰從瑤圃  
峰頭去又逐銀河天上來

方丈瀛洲一水傍層城懸圃羽人鄉青雲不散  
三花樹丹露長零五色漿

石門雙闕入蓬瀛日日惟看雲霧生白蜃吹霓

晴後見翠蚪銜月夜中行

海上三山倒影垂風吹波動錦漣漪雲中對出

神仙闕地底雙開日月池

白鶴東飛去不迴不知何處是蓬萊漢皇虛築  
迎年觀羸帝空餘望海臺

王子題詩滄海岸青鸞銜去海東邊龍女織成  
紅錦字仙人吹入紫簫篇

長風吹出六龍車夜坐天壇吸紫霞自是神仙  
遊海上元非逐客卧天涯



十五夜

病身愁思兩蕭條  
亂帙殘燈伴寂寥  
但覺年光欺倦客  
不知春色媚良宵

春同何大復苦熱行十首

夏日日長不可論  
扶桑萬里過崑崙  
青天盡閉蛟龍雨  
赤氣遙衝虎豹門

崆峒霜雪近幽燕  
閭闔神仙捧御筵  
舍人退食苦炎熱  
卑濕南方更可憐

六月長安冰井臺  
雪宮杳杳風門開  
江邊此日

消渴闕下當年拜賜廻

天上火雲不肯晴  
城頭霹靂浪多驚  
終朝虛覺神靈聚  
幾日真看風雨生

草堂低小只三間  
日日炎蒸不暫閑  
初驚滄海臨湯谷  
更訝朱陵入火山

金壺玉盃露漿調  
綠李黃梅冰水消  
不奈五侯無限樂  
可憐三伏爲誰驕

三年卧病楚江扉  
六月池臺滿眼稀  
玉笙樓上含煙霧  
只許仙人醉酒歸

仲默少時夢至一樓  
臨水榜曰玉笙樓



人閒毒熱不可當想見山中樓閣涼三十六洞  
何處好欲借神仙白石牀

盤古山中太始雪六月天邊萬里風下界並愁

炎火劫丈人長對水晶宮

大復山一名盤古山

太液甘泉冰雪生君王避暑奏歌聲不須玉女  
招商曲自有仙人苦熱行

皇帝行幸南京歌十首

白鷺洲邊玉帳開錦帆東指鳳凰臺怪底鯨鯢  
竄江底君王駕馭六龍來

天風吹動翠雲裘坐看樓船下石頭江左重瞻

天子氣金陵長作帝王州

建業城西江水迴千官遙望翠華來天子雙鞬

懸錦帶近臣爭上萬年杯

翩翩翠蓋覆鳴鑾詔許都人夾道看樂府盡歌  
楊柳曲後車多着鷄鷄冠

憶昔高皇定鼎年鍾山龍馭已登遷八葉神孫

因耀武衮衣親得拜陵前

燕姬玉袖抱箜篌馬上長隨翠輦游春來照影



秦淮水愛殺江南雲母舟

淮水南邊是狹邪蛾眉臨水折江花日暮龍舟  
泊何處玉牀拋在五侯家

玄武湖中綠水多君王日日愛經過宮女能為  
蕩舟戲中官學唱采蓮歌

吳王雉翳春依草宋帝羊車夜逐花總是南朝  
舊時事我皇行樂倍繁華

三月江南鶯亂啼江邊桃葉映春堤不是行宮  
淹北上金陵花月使人迷

中秋夜待月

海上珠宮向夜開銀河初轉綠雲來遙聞僊樂  
生林壑暗覺天香拂酒杯

遠游曲十首贈鄭繼之 并序

祠部鄭少谷以病謝歸烏石山中先  
將抵杭越訪天台四明諸山南循浙  
江望閩海而返余壯其行賦贈之

烏石山中生紫芝少谷先生歸去時贈君試作  
遠游曲較似仙人碧落辭



關下屢移稱病書知爾不復少躊躇海上但留  
雙玉舄山中誰見五雲車

五岳之山君遍過名山不比浙江多赤城直上  
僊人闕天姥斜連織女河

赤城宛轉石爲梁雲裏振衣千仞岡聞道台州  
老太守爲君先已築丹房

顧華玉時  
刺台州

太白山人高士流十年不出卧滄洲爾去相逢  
託相訊南來儻許共扁舟

越中會稽天下無金庭玉室是仙都即向山陰

覓芝草還從禹穴探靈符

丹山赤水足華滋鴈蕩龍湫更自竒招隱頓憐  
君去早移文應笑我來遲

鏡湖綠水書難成五月南風齒苒生越女舟中  
歌白芷道人醉卧酒船行

海山樓上帆歸却傍三山開釣磯人間物色  
那堪更看青天望少微

劫灰區區人世只堪哀莫漫著書  
加餐食玉訪蓬萊





原件短缺



雪七絕

流風迴雪滿蓬萊  
墮葉飄花海上來  
隱隱珠宮連月起  
亭亭銀闕向雲開

綠水初冰百子池  
飛花正滿萬年枝  
君王夜

醉瑤臺雪侍文冬  
歌白苧詞

永巷冰消夜漏稀  
玉階寂寂雪花飛  
空持紈扇

歌瓊樹愁對銀缸  
襞舞衣

玉人燕國舊傾城  
對雪臨風更有情  
鏡裏新粧

爭皎潔簷前垂手  
學輕盈

曉寒

洞門風急薜蘿斜  
滿院踈桐洗露華  
一榻曉寒難穩卧  
道人賴是服朝霞

中秋看月二首

穆穆金波端正月  
寥寥碧落蔚藍天  
松林陰映石牀淨  
宴坐焚香骨已僊

秋光秋興最相關  
中夜中林猶未還  
似聞鸞鶴青冥外  
遙見樓臺桂影間

春日漫興十二首



昨夜雨聲喧  
茵閣今朝花影照  
柴扉正欲相邀  
社中客酒家不肯當  
春衣

草芽半吐叅差碧  
花葉初開淺淡紅  
安得黃金高北斗  
盡輸青帝買東風

二月黃鸝滿樹飛  
歌喉宛轉世間稀  
謝公雖有東山妓  
不及儂家金縷衣

梁間燕子甚微眇  
歲歲來過舊主人  
不似翟公門下客  
交情淺薄最堪嗔

早歲脩辭擬草玄  
中年探賸強知天  
爾來懶慢

太無似只有楞伽堆案前

屈指行年垂半百  
拘檢還如少小時  
可憐齷齪

窶人子爭似堂堂豪俠兒

散才猶足擬仙才  
懊惱青春白髮催  
空對玉壺連月醉  
漫拈綵筆記花開

勞勞各爲百年身  
草草旋成一聚塵  
借問煎熬催白首  
何如潦倒醉青春

東園紅梅餘幾何  
西園緋桃開又多  
春光相撓不相置  
醉殺花前金叵羅



小橋映帶小池塘垂柳垂楊凡幾行鶯鶯燕燕  
最相稱雨雨風風總不妨

魏紫姚黃何似春玉環飛燕定前身謫仙解賦  
清平調不道宮中妬殺人

柳遶柴門竹遶軒花能含笑鳥能言何人文似  
鄉雲葦試爲抽毫賦小園

戲成五絕

束髮從師王浚川文章衣鉢幸相傳爾時評我  
李何似白首摧頽只自憐

弱冠粗窺萬卷餘壯年益覽百家書探珠赤水  
方親見披霧青天果不虛

雅知文藝未爲尊次第沿流直討源不啻學詩  
高一格信然聞道小羣言

海內論詩伏兩雄一時倡和未爲公俊逸終憐  
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

知己今無賀賓客論文誰似鮑參軍夜光未剖  
千金璞汗血空隨萬馬羣

題空上人山房



古寺殘冬倍悄然老僧閉戶獨安禪  
冰滿瓶中無滴水香消鑪畔有餘烟

宮詞十二首

禁圍處處鎖名花步障層層簇絳紗  
斟酌君恩似春色牡丹枝上獨繁華

閒倚闌干看柳條可憐渾似董嬌饒  
東風何處吹桃李空費心情學舞腰

年年永巷掩朱扉愁慣多愁却漸稀  
偶對春風見花落一雙玉箸墮羅衣

玉階簇簇海榴紅畫閣泠泠齒菡菖  
風悶卷珠簾看日影鴛鴦相倚綠池中

繡簾風動水精光小苑離宮好納涼  
盧橘楊梅零落盡只聞清蹕幸昭陽

荷花布錦柳垂絲一片丹青太液池  
御榻獨留清暑殿宮娥空唱采蓮詞

翡翠樓中落日明芙蓉帳裡嫩寒生  
人間一種清秋色偏到深宮別有情

落葉無風滿地溝袖中團扇早知秋  
寶奩紅粉



都拋却展轉空牀盡日愁  
 紅袖低回拂錦茵玉顏憔悴掩羅巾空房獨對  
 嬋娟月賴是嫦娥不笑人  
 斗帳氤氳沉水烟蛾眉那得帶愁眠鏡中莫倚  
 人如玉枕上真成夜似年  
 白雪霏霏拂玉闌銀缸耿耿夜漫漫熏籠火冷  
 青綾薄不管娉婷不耐寒  
 翠袖年年積淚痕羅幃夜夜憶君恩紗窓月色  
 不成夢金井烏啼更斷魂

新春賞梅花作

落梅樹下携酒卮便與東風預作期從今日日  
 覓花飲直到茶糜開盡時

溪濱

柴門咫尺即溪濱賦得新詩似寫真蒲芽短短  
 桃花水燕子飛飛楊柳春

春日宴南園

謝公携妓踏春暉撩亂桃花落舞衣池邊偶學  
 流觴飲月下真成倒載歸



春日郊居

竹裏柴門盡日開  
半園芳草半青苔  
恨無名酒  
山翁醉畏有高軒  
俗客來

讀李空同詩

可憐詞客李空同  
治第築園學富翁  
地下定遭  
劉主笑我猶如此  
况如公

上巳日簡諸友

渦瀨縈迴曲水流  
春風蕩漾羽觴浮  
羣賢  
蘭亭會只少山人  
許遠游

山館

山館蕭條客到稀  
幽人閒暇坐披衣  
日長燕子  
丁寧語風靜楊花  
自在飛

小閣

曲几匡牀小閣深  
數函圖籍一張琴  
不聞世上  
諠譁事自愛林間  
宴坐心

嘲楊花

陌上揚花四散飛  
千蹊萬徑巧因依  
莫矜風便  
縱橫去會見途窮  
寂寞歸



春暮

祇愁春暮減春光  
誰道春光未渠央  
芍藥如雲仍着色  
荼蘼似雪更生香

杏花

東風作意辨年華  
先釀輕紅上杏花  
楊柳初生燕初到  
春光併屬野人家

芙蓉

西風慘澹自堪愁  
賴有穠華殿晚秋  
莫道烟霜妬花萼  
好留雲錦照汀洲

梅花

歲晚山空不見人  
鳥啼花落陪傷神  
玉顏棄置冰霜裡  
讓取羣英競好春



薛考功集卷第九

考功郎中毫薛蕙君采著

書

答玉浚川書

鄉者王揮使來獲奉教劄甚慰復承示所著慎  
言二冊伏讀累日不勝欣服如吾先生獨智自  
得究天人之際立言明道擴聖賢之指當今之  
世一二人而已生平日億料之言於高論頗多  
闇合竊自幸其所見畧同也然有不同者顧在



於一二節目處不敢不盡言以就正况先生命之使言乎伏觀所著書前二卷其於性與天道詳矣然其要歸大槩以氣爲理以生爲性此於愚見不能無疑者也竊惟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而孟子則徃徃道性善夫孔子罕言者非不欲言也以學者之未可與言也孟子之亟言者不得已而言也懼性學之將亡傳也及孟子之後其傳竟絕者千有餘歲至宋二程子始能推明孔孟之論然後性與天道之說復聞於世故

世儒之言理者皆宗之如吾先生蓋亦宗程子之學而有得焉者也今者之論殆與程子之論不合矣古之君子其論議固不能盡同至於大本大宗則不可不同耳程子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以氣爲理也夫氣化終古不忒其宰之者理也以氣爲理不唯二本而無別氣有駁雜理亦從而駁雜矣理有駁雜豈足以爲萬化之根抵乎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



性善之論未嘗以生為性也

程子生之謂性一條今人多錯會望

再詳

人生氣稟有善有惡天命之性則有善而

無惡以生為性則人性之惡果天命之惡乎夫

天命有惡何以命有德而討有罪君子遏惡揚

善亦非所以順天休命也復有一段謂大學心

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大公至正而無偏倚

可謂之中疑中庸未發未足為中此亦有所未

安夫中庸所謂未發者性也人心自然之體也

大學所謂有所忿懣云者情也人心繫累之私

也有所者私主之辭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

情勝之辭也二書之言各有所指其言之大小

精粗亦有不同姑合而言之亦可通也此心未

發之時本自中正苟發而無私情之累則無往

而不正一有所累則不得其正其不正者情之

偏也非心體本不正也若論其極則大學之言

知下以言正未可以言中何者聖賢言中正有

其義同者有其義不同者程子所謂中重於正

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是也然凡所謂中者



類皆止於就事而言是迺中庸時中之中非未發之中也以此觀之則大學所謂正者特中正之正而非時中之中况未發之中乎又曰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無景象可以體驗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蓋當此之時但可主靜以涵養而不可容心於體驗才有體驗即是已發先儒有體驗之說教人於此體究其辭不得不然不以辭害志可也又曰聖愚一貫安

知其為中夫四者未發性也此心之本體也不假人力自有天然之中固不以聖愚而有不同也但眾人亂於情而害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能造未發之域者是則聖愚又有不可得而同矣昔程子論中庸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六經論孟顧不與焉是必有說矣又其言雖統論一書之體而其致意實專主中和之義就二者而言之未發之中又其尤致意者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蓋謂此也不然



則六經論孟之所載孰非聖人之心法耶自孟子之後儒者之知言未有如程子也其尊信中庸如此豈苟而已哉先生素尊信程子於其不合苟深思而求其說不唯未發之義可判然無疑而凡理性之論亦必將始異而終同矣蓋此三者其實一也先生之言曰人心有物則以其物為主應者非其物則不相得矣不戾於道者幾希又曰夢較勝否斯驕妄之心未滅已先生察理之精持論之平有如此者生之警言大何足采第自充其言無以心之舊物為主於此三說更加思索以求真是之歸此生之至望也非先生之過愛亦不敢僭妄如此其差謬者願終教之不備

再答浚川書

日承賜書恕其僭妄而誨之諄諄幸甚幸甚且曰倘猶不相契望更來復此固生之無隱於先生之志也先生願為程子之忠臣生之前書意正如此是以敢進其說迺其不避不合者由其



識見之有極耳然持夫淺陋之見而顧恐先生立言之未盡其事則誠過矣而其心則忠臣匡救之心也惟先生察其區區而終教之幸甚宋儒太極陰陽之論自朱子之後益詳然其說頗有不一者蓋有以爲有此實理始有陰陽畢竟理在先氣在後又有以爲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便有理不可分其孰先孰後者竊嘗思此二說要以前說爲定論而後說亦不可廢爾蓋即理氣之無間而合言之則理動氣隨以生氣生

理隨而在二者有則俱有如形影然是後說亦有攸當也究理氣之本末而析言之則理者生生之原微妙而無形者也氣者生生而有形者也理亘古今而不易無始無終者也氣之往來無一息之停往者旣終來者復始者也夫天地之始今日是也故觀乎一日之運則天地之始猶是矣今夫一日之終今日之氣旣往而遂盡矣明日之氣其何自而來耶以有生生之原故其來無窮耳小而一刻大而一歲皆然也人物



之形化草木之萌生皆然也此理昭然不可誣  
者是則後說之所以爲定論周子曰太極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豈非理先氣後之說乎但後之  
儒者復爲他說與之相駁耳今先生之論雖復  
與宋儒異然欲辯之則亦不外於理氣之先後  
而已先生曰元氣之上無物夫有形之屬其始  
固未有形也則其生也必有爲之根柢者矣以  
此見有形者不生於有形而生於無形之道此  
不易之理也夫氣亦有形之物耳謂其上無物

生未信也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氣之  
爲物也生生化化逝而不止者也非有生生之  
原往者已過而無來者以繼之則其機息矣天  
地之間未有不逝之氣彼猶不足以自存尚何  
能爲元元本本之物耶先生曰道者空虛無著  
之名何以能動靜而爲陰陽是幾於談虛駕空  
者夫道者無形而實有者也故程子曰天下莫  
實於理形可以言空虛而其理非空虛也必其  
有形而迺謂之不空虛此可以論物之粗者耳



非可以論至精之理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神無方而易無體作易者亦談虛駕空與有太  
極而後有動靜有動靜而後有陰陽知其為生  
生之原則知其為動靜陰陽之本矣先生曰人  
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夫宋儒所謂氣質之性  
蓋以此性寓乎氣質之中故謂之氣質之性非  
謂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為二也先生以易之窮  
理盡性以證性理不可為一以孝經毀不滅性  
以見古人論性類出於氣以孔子性相近也以

言性必有惡而非孟子性善之論此皆疑有未  
盡者易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固一物耳曰性  
理不可為一則性命容有二乎孝經毀不滅性  
正訓為生然其本意非在於論氣論理也其曰  
天地之性人為貴亦猶滅性之性既不可以訓  
理亦不可以訓氣如書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詩曰俾爾彌爾性傳曰少成若天性皆與孝經  
相同蓋古書性生二字多通用耳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非專為言性而發所以知其然者以其



言歸重乎習耳儻如孝經性字之訓則曰生相近而習相遠尤可通也抑論語之書夫子之言性者獨此一語耳意者夫子之微言非止於如此而已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觀性與天道之言則可以測天人性命之一致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者其師友淵源端有所自矣觀不可得而聞之言則其理之淵奧固非近於人情而其爲說亦豈片言隻辭之可盡哉以此言之則性

也之一語豈其所謂不可得而聞者乎固不類矣今先生論性獨據此一語爲張本以言性不必善曰吾獨取夫子之論也然則人之生也直亦夫子之論也且詩書者夫子之所述也韓子所謂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是也至於贊易又多夫子所自言此三經者其言性善蓋衆豈可專主一言而盡廢其餘哉先生曰性與道合則爲善性與道乖則爲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乎性而約乎性無乃主反爲客客



反爲主乎又別道於性析而爲二所謂道者其  
何物耶如曰道出乎性者也非性自性道自道  
也又何以謂性與道乖而性之爲惡耶生反覆  
思之而未通也先生謂古人論性類主乎氣故  
以性爲有善有惡生則謂古人論性類主乎理  
故以性爲有善而無惡蓋古人曰降衷曰秉彝  
曰明德曰德性曰誠曰仁此其爲理爲氣爲善  
爲惡殆亦不難辯矣先生曰性者生之理也斯  
言雖與先儒無異而意實不同夫生即氣質之

謂天命之性雖具於氣質之中而初不雜乎氣  
質性即理而氣非理此先儒之說也先生則謂  
性者即是氣質所有之理非別有天命之性不  
屬於氣質者凡先生持論異於先儒者其要指  
在此而已夫天命之謂性天即理也不曰理而  
曰天又以見其統於一也凡人之性皆同出於  
天理天理無二人性無二是一本之說也先生  
言天道主於元氣之神而不以天理爲宗其言  
人性亦惟主氣質之理而天理不與焉夫言性



之理而不本天理徒就人之氣質而爲言彼人之氣質其善惡固不一而所謂理者即如之爾若是則人各爲性性各爲理紛紜錯雜無所統一然則天下果一理乎果二三其理乎夫道一而已矣性即理也理即天也統之以理則天人無所不合本之於天則斯理有所從出先生專主乎氣不唯天人不相合其所謂道出乎性與所謂生之理者其道其理果何自而有耶是無本也又人之所以與天地並者惟以此理之無

二故也如以氣而已自人而觀天地其細甚矣焉能與天地相似參兩間而爲三極耶凡此皆斯理可見之大意可觸類而長之又有聖賢發端之緒言可致思而得也先生聰明絕人極深研幾宜於此判然而無疑今其爲說顧或有所不察此其故何耶良由偏向氣質之說而不知其非故遺置天理之論而不知其是古人曰東面而望不見西墻蓋謂此也竊見近日諸公以氣言性而絀性善之論者紛紛而起生方欲先



生講明此理爲孟子程子之羽翼以息紛紛者之說以解天下後世之惑不願先生復爲諸公之先倡也先生曰宋儒參伍人性而不合迺復標本然之論於氣質之上夫宋儒以性善之論於人才昏明強弱之不齊有所不該迺復出氣稟之論以足孟子未盡之義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但其言氣又未免過重而不思昏明強弱之不齊蓋繫於習者甚多而原於氣稟者甚少亦頗失性相近習相遠之指

矣是則氣性之論實之曰宋儒非若先生之言也至於未發之義亦有未相合者先生舉鄙說而斷之曰是愚人未發必不能中生之前說謂衆人私心紛擾不能未發耳非謂其未發不能中也苟能未發非中而何蓋子思之言本以未發爲主其曰中者正指名此未發之體耳細觀先生之論顧迺以中爲主離未發而別求夫中此不合於子思之指也先生曰無景象可知其爲中今日未發之時本自中正可再示本自中



正之象夫未發性也性即天理也天理完具人欲不萌其有不中者乎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言善則中在其中矣然求其景象則有不可蓋情之發迺有景象既曰未發顧欲求其景象可乎夫言中而求其景象亦猶言道而病其空虛也先生曰人心未發皆有天然之中何至應事便至迷替偏倚此則體用支離内外心跡判然不照非理之所有非思索精切不足及此然此固有說也夫未發性也事感而發情

也性無不善而情有善有不善正以其應事者有不同耳蓋應事之時不役於形氣不誘於外物則情得其正而為善其未發之體固如是也私已撓之外物牽之則情思為不善非其性之本然矣非歸善於性諉惡於情體用内外判而不合也性之發為情情之不善即性之不善也特汨於物欲而易其本然耳故孟子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竊



嘗以爲知性之要莫先於未發知未發然後能知性知性然後能知天故生之前書謂此三者其實一也意蓋如此心者萬化之本原而未發也又此心之本原古人以爲天下之大本信有以哉顧其事至近而其理至微誠可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區區平生苦心之所得惟以此爲第一義野人食芹而美故欲獻之願吾先生虚心觀理無忽於不合之言反約窮源徹見乎未發之域則夫天地之大聖賢之理可以

一貫之而無遺此生之所以爲報於門下者凡求教之言不能盡復其大者畧具於此然已不勝其多言矣伏惟不罪其煩瀆而誨其不逮不備

答崔子鍾書

去歲辱書兼示中庸凡以無便久不奉報生之蔽於佛老而好其說吾兄不棄絕而教之誠愛我欲有益於我也顧生之好其說者以其合於聖人之道而好之也使其不合於聖人之道生



雖不足以望知言者然亦不至爲其蔽惑也書  
辭有宜辯者念雖辯之必不能奪兄之所執故  
不敢復爲煩瀆俟他日奉訪相與極論數日倘  
高明之論能使生之論絀而惑解敢不承教凡  
所謂講學者務去非以求是耳苟是非旣心喻  
矣何爲是之不從而顧自安於非耶伏讀中庸  
凡其文典則闕深可方古人今人不能爲也然  
其指義頗有不合於聖人者試以愚見商畧之  
以請教竊聞中和之說迺中庸第一義蓋千聖

心學之淵源也故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而  
他載籍不與焉正謂此也延平先生復推明未  
發之中其說最詳而朱子以爲龜山門下相傳  
指訣自延平之說傳而後中庸之道益明程子  
之言益信鄉微延平則程子之微言世或莫知  
其所指而中庸之大義隱矣抑延平之說雖自  
程子發之其實中庸之書固已特異其辭以見  
意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意斷可識矣  
是則未發之中實中庸一篇之綱領豈唯中庸



為然凡六經之言豈復有加於此哉今吾兄之書於前標注既不喫緊言之至於十論亦復遺之何耶夫說中庸而遺中不猶說論語而遺仁乎其曰凡事可者謂之中中之名義取此生之所未喻也道論曰非別有物而綱紀乎此則是易有太極之說非而天地萬物無本也理論曰後之言理者括萬有包四端則是萬理不通會於一理也性論曰安得獨咎於氣則是理有駁雜之理人之善者迺逆天理也以孟子性善為

疎以韓愈氏三品為能發聖蘊生之尤所未喻也竊觀兄之名理雖考信於六經之說而實主之以六書之文兄之言論往往過者此其病源也字說足以明道孔門當為說文矣六經說理之辭非不時有合於字說其如不合者之多耶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正此之謂也夫謂占人制字假物以命名不猶作易者假象以明乎理象之不足以盡理不猶物之不足以盡明義乎六書有轉注假借一字而數物用之不以一物專



一字也至於訓詁則又隨事釋義一字而數說  
訓之不以一說蔽一字也文字訓詁猶不可執  
一而言也而况施於文辭其取義也可執一而  
言哉必曰道爲大路之道則夫形而上者謂之  
道不可通也必曰理爲玉膚之條理則夫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者條理云乎哉易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言之多變且不足以盡意一字之文  
豈足以貫衆理哉執泥言語而不得於言意之  
表君子猶譏之况執泥文字而可乎忠恕之論

甚美然非忠恕之本意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下二言者即覆解  
忠恕之意論語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二書之  
言一也善乎古人之立言也其言甚簡其義甚  
明不煩增加覆說也益之以多言而反晦塞其  
正義此文士之蔽非賢人明經之指也誠論言  
誠何其小與中庸之言如斯而已乎尊德性論  
德性問學等而無辯矣不若注中君子之學云  
云者語意乃爲完全耳象山曰不知尊德性焉



有道問學此誠至當之論不可因其與朱子相  
駁挾私心而輕重之也今兄復下一轉語曰不  
知道問學何以尊德性此難以絀象山之論也  
象山之意以尊德性道問學爲一事吾兄之言  
猶合兩長之意正象山之所譏也篇中評品諸  
儒似非確論司馬公信偉人也然考其性與王  
伯之說其亦擇之不精矣程子以爲不知學非  
苟相訾也學不知性豈所謂尊德性之學乎元  
城西山似亦當別論耳又曰周子精而疑於老

邵子達而疑於隱如周子者兄猶不滿之邪謂  
兄不潛心周子之書殆有不可然猶不免去云  
而况於老子乎邵子之隱也槩諸聖人之道未  
見其不合也安得以是而病之龜山上蔡觀其  
遺言恐亦不可輕議象山非踈也自雜博者觀  
類踈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說而乍聞其  
言類險矣序曰章分則文斷而意離今綴數言  
於每行之外聯其相承之意亦未可也古書以  
篇名者簡策之謂也一篇之內盖有章或數言



者則不滿一二策而已必合若干章聯而成篇如老子荀子皆然不獨戴記可驗戴記四十九篇其不可分章者僅數篇耳朱子中庸分章特離合之間尚有未盡亦無大害其失乃在於牽合接續或失古人之意今兄既欲相承復不分章失愈甚矣嘗惟吾兄精專之學與潔之文當今之世可謂絕倫然亦竊妄意吾兄其學不用心於內而又志分於為文故於本原處未有的實之見差之於此而欲折衷群言能無差乎其

論道論性將以求勝於宋儒不知愈出宋儒之下恐於宋儒之書亦未嘗熟考而精思也區區管穴之見恃兄之知己故妄發而不隱想兄樂聞直諫之言亦必不以為罪也卒有便草草具此不及三思中間踈謬更異垂喻不備

再答子鍾書

往歲貢書辱賜答教二通凡區區之說宜不見是於明者而二書之言鄙人竊亦惑焉語曰悖者之患固以不悖今吾二人其見必有一悖者



當與吾兄慎擇其不悖者從之耳不然學之終身而祇以取悖良可惜也夫性即道也言性而以惡為主則天地聖人之道皆自斯言禍之矣以此論為不悖雖孟子之辯不能也君子之立凡以明道與立教今言性惡害道莫甚焉將以為教不顧長惡乎又曰易有太極不曰道為太極理會於一出何經典此言尤可駭不意吾兄繙閱一生而所見迺爾此非小小文義之差也望虛其心叅伍古訓以自鑒不宜固執已見穿

鑿傳會務證前說之為是也自古以來更越神聖賢智不為不多矣發揮性道不為不詳矣患學者不能知言未免以性道之義為未明彼非未明也蓋已之識未至也昔二程子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今考其為說固皆本於古人之微言顧其說加明耳此二子之能知言也非唯程子為然也雖孔子亦如是而已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若今之諸公自我作古復別為一家之言也然諸公之說曰吾以俟後聖不知與前



聖垂戾者尚足以俟後聖乎莊子曰始時所是  
卒而非之夫人知未至而論未當則其是非必  
數變當其變也自知非其昔者之是也以吾兄  
之高明雖微人言久必自寤然生嘵嘵不已者  
急於忠告之故也後生無師久矣而朋友之道  
復廢學者以非爲是以寡爲多唯其獨學而無  
友耳抑又聞之錯解文義講學之失也其害小  
護疾忌醫心術病也其害大願吾兄之慎之也  
道遠不可數致書故多言如此千萬亮之

與浚川論二氏書

日兩奉賜教感慰辱下問佛老指趣生欲奉告  
久矣顧其爲說非筆墨所可終也大抵二氏之  
道乃脩心之內學盡性之極談孔門之所罕言  
吾儒之所未聞也况其要歸蓋性命切近之實  
初非幽深汗漫之論特以其至近至神難於覺  
悟故謂之玄妙耳儒者拒以不信旣不足以知  
此而二氏之徒能得其傳者亦寡矣然世之禪  
學猶皆以明心見性爲宗無他說也至於方士



之流則大背老莊之指旁門岐徑不勝其多極其優者亦有我有為之小術耳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取故能成其私此與自私自利貪生畏死者異矣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不知常妄作凶此與安排造作勞生求生者異矣西方之書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與老子之言豈非同條共貫乎即二端而

觀之可以見方士之道之陋矣來教謂異僧方士率多長年夫聞道者生死脩短一也苟不聞道則老彭之末路與殤子何殊焉佛氏有無生之說乃出世之第一義也以吾師之高明反求此道必不遠而得他日造浚郊之廬更當輸寫所懷率爾奉覆猶異時一經覽也

再答浚川論二氏書

頃承答教論二氏指歸吾師所得已極高遠然於愚見畧有同異輒復商榷冀或有毫髮之助



傳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者也來教云仙佛之說起自宋代竊惟仙佛之說其所從來遠矣蓋古聖人盡性之學也如所謂死而不亡者非盡性則不能然亦非盡性之外復別有不亡之術也藉曰不然則古之神聖其道皆不逮仙佛而仙佛創起季世反獨得不亡之術可乎參同契中無念以爲常此言與禪學無異顧特一言之偶合耳譬猶諸子百家間亦言及仁義而其大體則非也鄉使伯陽果以無念爲宗豈復談

乾坤水火如彼之支離乎又謂楞伽彼此因緣不專一體金剛法相空色同歸於無乃唐宋高僧大士敷演心經而作者二經義理宏博殊非一二言所能盡心經標舉大端殆非二經之比唐宋高僧尚未能盡知其說况能作耶來教謂吾儒之教以脩心治世爲事夫古之聖神內聖以脩心外王以治世二者之外誠無餘事但後世去聖逾遠而其傳寢陋治世之法儒者僅得其粗而不究其本至於脩心之學則講之不明



久矣夫不能自脩其心果足推之以治人乎况不能自保其神明雖道濟天下抑末矣又謂佛氏之學與學仙者原出一途專於爲己無復爲人究其所趣不過使原性常在雖滅不昧而已故非有術不能即得且如人心虛靈不觸亦動故學無心必須心息相依而後可無欲使神住必須迴風混合而復爲人殆有未然自古賢聖不越教化斯人使之爲善耳爲人之利孰大於此二氏之言大率如是至其切實而精微則反

身爲己之學也使夫人知爲己之學其爲人不既多乎原性常在雖滅不昧此固然矣特至人明於性命則了生滅之常一衆人不知其性則見生滅之有二此特淺言之耳自餘差別之義不可勝舉非累幅之書可究也未知生焉知死盖吾聖門之微言邵子曰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周子太極圖末亦援易及死生之說盖非無爲言之也心息相依繫心之一術耳二氏之書徃徃有之然其術非盡於此也如吾儒中之



聖人所謂至誠致中退藏於密即無心也彼其所以能善者固自有道矣豈亦出於心息相依之術耶程子曰知道者思慮自無又曰未有不

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言皆畧開其端然亦有所自來矣神住即無心是也似不當二言之回風混合指何術而言更望垂喻俟別請益又謂學仙不成亦不失爲禪覺夫老莊所謂仙與佛所謂禪誠非二道但後之方士其術淺陋曾不逮小乘之禪也昔者程子每以佛與孔子並言之其論莊周猶有何敢比佛之語况後之仙者乎禪學者不唯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矣何者後儒雖言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實雖言無思而不知無思之指雖言無欲而不知私欲之本無雖言性善而不知性善之極致雖以人皆可以爲聖人而不知性即聖人非由脩爲而得也以此觀之禪之爲道可知矣雖然使其道驗諸人心而不然考諸聖人而不合庸非



無稽之言乎今驗諸人心則其所謂空寂者即  
吾未發之本心考諸聖人則其所謂定慧者即  
古聖人之誠明推此類而言之其道不可悉數  
故程子有釋氏知性知天極乎高遠之說彼誠  
有所見而言之非苟相許可也來教謂若是無  
術大是頑空夫仙佛者得乎最上之術實無術  
也順吾真性之空亦無空也金剛經曰如來在  
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又曰若言如來有所  
說法即爲謗佛凡此類者其義云何望吾師更

精思之他日深有悟入始知佛與吾聖人之道  
本同一性而佛之有功斯人未必在吾孔子之  
下也縱言及此大類狂夫之言矣然非吾師生  
未始發其狂言旬日感寒力疾其書不備

荅崔子鍾書

承示古人皆自有一種見意譬之井泉水之多  
寡淺深不同皆是自家源頭用之不竭其依門  
傍戶隨人聲嚮者恐立見其窮矣此善論也當  
由見或者傳會先儒之說而無所發明言辭寡



陋無所決擇故起此論也今或者既無誠心與  
實行徒託古人之言以飾其私意偏見此不過  
苟謹一時爾豈能欺於識者哉假令今世亡識  
後之人竟可欺乎殆不足論也然如所示井泉  
之譬必如易之大畜利貞自然如此乃為善耳  
學未至而強穿鑿非大畜也言不中而必已出  
非利貞也古人陋穿鑿者固失之能已出而有  
益於道者幾何如此者雖有一種意見亦不足  
觀也唯真有德者所見所言自不可及其同於  
古人者非隨人聲嚮理不得不然也其有不同  
者蓋古人所未發亦非實不同也不識明者以  
為如何

荅王浚川先生論文書

承荅教兼示四集驩悅無量四集亟讀一二過  
譬之觀鍾山而汎滄海唯知眩慄其珍恠安能  
諦列其名物哉寶而傳之當不敢後於衆人銓  
擇之命非敢聞也近嘗有疑則當無隱夫三百  
篇經訓也然作者之法存焉耳今考論其篇籍



雖間有畸人放士悲憤感激之音男女姚冶之言義既歸夫鑒戒其辭又簡質矣列之於經不亦宜乎降是騷人作爲靈均已傷繁麗要之有以至宋玉則誇失實淫越禮詩人之義亡矣代相沿習其靡日甚說者皆曰義苟有合雖靡何害於乎其如文過於質何楊雄譏文簡而用寡勸百而風一非過言也夫文已遠於實矣放而不止其遠益甚終則徒文而亡實此古今作者之通蔽也竊觀先生之作較其工且多於古人

皆不啻過之故宜更少約之其近於怨調宮體豪氣太露者一切弗錄此數者他人有之以爲美在先生則當棄而去之耳去之者皆止於禮義歟可謂損之而益也自叙所云文貴精而不貴多者非此論也文章之弊久矣作者蕩而不反後生惑於所習生誠悼之每思得大人君子爲當世所師嚮者變之使復於簡質其所繁亦非細已今先生爲當世所師嚮變之使復於簡質廼先生之事也豈其與衆人角分寸之長而



益後生沈痼之習哉明見  
意如此不自知其  
僭妄死罪罪不宣

荅友人書

前後承講學之䟽殆不可以固陋少之也幸甚  
幸甚至導僕以言謂勿使迷遠而不復每觀來  
指見執事之適道正矣雖使岐路之中又有岐  
焉且不能惑奚有於迷而可復乎今顧云云固  
在導僕以言也然以所聞測來指不無一二異  
同故言之欲卒教焉前僕舉知言學欲博不欲

知言欲約不欲陋之言來教謂孔顏博文約禮  
之博孟子守約施博之博蓋禮者理也吾心有  
條理處是也其見於事則謂之文若三千三百  
之屬皆心之所發也事事而約之以禮非禮勿  
視聽言動是也知言云者非聖賢所謂博約也  
竊謂博文約禮侯氏胡氏之解不可易已儻如  
來教當曰約我以禮博我以文不當反以博文  
先之又與循循善誘之言不相蒙矣孟子所謂  
守約施博其曰脩其身而天下平者是也大抵



來教所稱止可以言約禮非可以言博文也知  
言所謂學欲博守欲約正指夫聖賢之學所謂  
不欲雜不欲陋者則辨別俗儒之學異乎聖賢  
也殆不可以遽然非之然五峯之言意在夫溺  
心俗儒之學者惑於其似而無辨而僕昔者之  
言意在夫從事聖賢之學者又安於其偏而自  
足爾又謂朱子傳註使孔顏曾孟之言同者反  
異如大學首簡言致知而中庸首章無之中庸  
首章言存養而大學誠意章無之竊以為此

章本異非傳註異之也然中庸首章無致知至  
於他章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之屬與大學之道何異若大學誠意與中庸  
存養異者蓋存養乃未發之時意則已發故言  
誠而不言存養耳然苟能正心誠意未有不能  
存養者也亦何害其為同邪夫孔顏曾孟之言  
要其歸未嘗不同然斯道不容一言而盡故或  
有不同者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  
也至如孟子言性善養氣之類抑豈可謂論語



無之邪非獨四子然也易之言有不同乎書者  
矣書之言有不同乎詩者矣各經之言或先或  
後或彼或此何必一一強回乎直要其歸觀其  
所以同耳若字量句較往往固而不通矣又謂  
甚愛明道之言似四子而伊川朱子多與之異  
夫明道伊川其資稟氣象固有不同其言亦不  
無小有異同者然其學術則未始異也是以當  
時從學者未有謂二先生之學異也而明道亦  
謂伊川豈有異而不相論難乎朱子之學亦

學亦若是而已此寡薄守舊之見來指所謂異  
者意非小有異同蓋必就其節目而言幸略諭  
及容再質疑也後疏所示心與理之說大槩即  
前約禮之義益廣言之爾僕謂執事之適道正  
矣雖多岐路不能惑者以此也夫蓋曰聖賢載  
籍皆心學也執事既昭然於斯矣豈慮其惑於  
他也哉雖然盡其心則難矣張子曰有外之心  
不足以合天心此在賢者之患然僕尤有欲言  
者執事與僕他論小有異同苟此不同雖他有



同者非切也更異博取二先生之書深考而精  
思之又必勿執獨然之見勿主先入之言以槩  
衆理然後二先生是非之實可得也至是二先  
生之言卒不當於尊意凡區區之說又二先生  
之糟粕也執事豈有取乎言之猥雜蓋不敢不  
盡而況乎導僕以言也

薛考功集卷第九

薛考功集卷第十

考功郎中毫薛蕙君采著

序

坐忘論序

太史公書曰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  
故聖人畏而欲存之惟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  
存之者故莫貴焉予嘗以爲古人之遺言夫神  
者群生之本萬有之府大可以祭天貳地次可  
以長生久視誠莫貴之鴻寶無偶之珍物也然



悠悠之俗棄寶取礫貴物而不愛其神愛神而  
不求其術奄忽而盡良可哀矣坐忘論者唐司  
馬子微所撰蓋存神之秘記安心之要訣也予  
愛翫斯文疊疊忘倦客謂予曰昔程子謂斯論  
爲坐馳其言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  
坐忘是爲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子顧好之豈  
有說乎曰程子之說誠善矣弟其議子微者殆  
不然也夫無思者無妄也惟聖人者能明之易  
而得之速非夫學者之事也凡學者必始於操

心終於無妄漸習則可致欲速則不達雖大資  
之資未有越操心而至無妄也或問程子曰敬  
常用意乎曰其始安得不用意又因論持志曰  
此亦私也然學者不如是不得及其評子微之  
書曾不推此意而言之先儒爲論之失平後世  
過信而弗察不亦惜乎獨其終篇有云非孔釋  
之所能隣此則子微之蔽不可不緝者也嘗以  
爲自古褒貶失實抑揚過當其來尚矣所以爾  
者蓋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或據片辭而遺大意



或執一端以槩衆說此論議者之通患也客曰  
子微之言道家之流也固不合於儒學矣今猥  
尚之無乃導人於邪僻乎曰天下之理本同末  
異所以異者由人之用心不一也二家之學皆  
以無私心爲極苟無私心異安從出人生而靜  
是謂一本先聖後聖同復其初而已奚道家儒  
學之辯乎今儒學即事以治心其蔽也流宕而  
忘本道家屏事以安心其蔽也固滯而不該於  
用非二家之學本然也夫百氏偏駁猶有助於

救俗道論素樸寧導人於邪僻烏序自三季之  
後秦漢以來淳風載息躁人寔繁莫不肩摩富  
貴之路轂擊紛華之域異代一揆恬不知悲若  
乃黃老希夷之術僑松澹泊之風荒塗翳然鮮  
有一問其津者然而東教寡聞之士師心好辯  
之徒猶謂尚同者寡好異者衆豈非謬於過計  
乎抑斯論之傳世將惟寂寞枯槁之士爲有樂  
乎此也豈能中逢掖之徒哉

升菴詩序



古今言詩者病詩之難夫詩之所以難者才與學之難也才本於天學繫於人非其才雖學之不近也有其才矣非篤於學則亦不盡其才也古之人以詩名家必兼於斯二者顧其才有高下學有疏密故文體又各爲品第焉夫才之不足有所限而不可進也學之不足無所禦而自止也彊其才而進者寡陋於學而止者衆學而不止極於不可進而復廢古之作者猶難之國朝能詩者盛於弘治正德之際其時數君子

始尚古學文體爲之一變至於今日鴻筆麗藻之士彬彬間出數君子爲有功矣然此數君子亦各才有高下學有疏密雖其高才之學者要未有窮其學之所至竭其才之所能者也嘗以爲知其所近而闇其遠者學所易能而復其所難人之公患也眩於時好而不悟其所短沿於俗習而不進求其上世之常蔽也語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爲下矣余懼將來者徒隨先進之後而雅道之日趨於下也南岷



先生示余升菴楊先生詩一卷其窮極詞章之  
綺靡可以見其卓絕之才其牢籠載籍之菁華  
可以見其弘博之學此其意將欲追軋古人而  
不屑與近代相上下蓋余疇昔所願見乃今得  
之先生矣抑此卷者第往者謫居滇中之作耳  
若其今之所造詣與夫他日之所就又非止於  
如此而止也雖然即此卷尚論之唐之四傑不  
能過也南岷刻而傳之非特表先生之才爲其  
鄉重固將著先生之學爲天下先余因推其意

而叙之

老子集解序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  
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迺自  
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  
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  
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  
知也况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趣末  
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爲異端則其筆之於書



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間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爲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仙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蘄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廼知昔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

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蓋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叙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脩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徃徃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



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乎天道而不亡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書學者恒病其難讀盖其辭約其道大所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者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

子之意者也予爲此解其間文義之小者儻有未盡若夫揚摧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爲近之矣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爲指南乎老子曰自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反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異世之君子無聽我藐藐庶幾爲入道之一助云

送邾令孫子序

邾令孫子將行內史唐子會同舉于鄉者以餞



之衆復謂宜有言也乃以屬蕙初孫子之得邾也或謂邾其俗樂訟綿蠻難治雖喜事之吏猶厭之孫子信厚者也得此必戚矣予嘗求訟之興蓋興於下者什一而興於吏者什九興於下者習惡之人也然亦罕已若夫教弗豫治弗平甚則利而賊下重罰而不恤其民皆吏之爲也如此而欲民之不訟尤惑矣故君子自反乎身而不咎民之好訟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自反也且吾聞邾之俗

不如是之甚今孫子以信厚而臨之民將戴之必且無訟矣夫良師不易絃而調良吏不易民而治孫子爲弗戚矣然則孫子遂亡戚乎曰有夫冉子之藝當時第之曰政事然僅可爲之宰後世之君子其心不以一宰爲不足爲者或寡矣冉子之藝人必以爲不可能也冉子之僅可爲者人則以爲不足爲也豈非不思之過耶今之邑令視有弗逮焉而况於聖門之士哉抑此邑令之難也天下之爵倍而上之不啻一令而



已事倍而上之不啻一邑而已弗知難者弗戚也知其難者有弗戚者乎吾觀孫子有天下之志者也知其難者也不能亡戚者也

贈劉希尹序

希尹有寬靜之量有溫良之行有疏通之智有廣博之材國家不用賢焉則已苟用賢焉豈能舍子哉且必以公卿之位處子矣希尹居吏部者八年以爲善其職者衆人莫不然也一旦一小人言之謫壽州始小人未有言衆孰謂

言者旣而小人言之衆孰謂且必斥者於是希尹卒被讒而去此皆衆人之不虞而事之難圖者也今者衆皆惜之謂希尹有亡予獨謂希尹有益者也今夫國之所謂善御者終身由於國之康衢則御之材不加也一旦值陜陋之蹊隧斯進於御之道矣傳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豈不信哉今子固衆之所謂善其職者而其賢又將處公卿之位也雖然使在今日履坦途而躡要路亟處公卿之位非不可也譬由御者



終身之由于康衢耳此於子之賢無所加也蓋處公卿之位者必將與國家之謀焉國家之謀恒患其不虞而病其難圖自昔國家固嘗多賢矣而賢有不足深恃由不能動心忍性燭於不虞之防周於難圖之慮故不足以謀人之國家今者子其動心忍性而其賢日有不同矣由是處公卿之位而與國家之謀庶幾其有濟哉此予之所以謂希尹有益者也

贈王直夫序

今天下之爲吏者重內而輕外惡勞而喜逸故士有仕外而任勞者輒介然不當意而其交游之厚亦多嗟歎怨恨猥爲惜悼之辭以慰其人俗習之若此久矣人皆以爲宜然而莫病其非也吾聞國家之置庶官也唯以爲民非以私庶官也故古之君子必畧於自愛而篤於愛人是故位不辭賤事不辟難苟有益於民也雖外且勞無弗樂已苟無益於民也雖內且逸無弗憂已今之爲吏者則不然樂終身於京師而憂一



日於外郡勞則唯恐已歸即而逸則唯恐已違也烏虜使今之君子誠如其志終身不出國門無尺寸之勞而致卿相之位因循偷惰無與於民而有利乎身自常情觀之可謂仕宦之至願然而有志之士必不忍爲也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惟其爲人也故殫志畢力顛於趨事而猶不暇又何暇於及人也哉昔周之盛時其大夫士行役於外者惟其趨事之不克而未嘗自言其勞故其詩曰皇皇者華于

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及其衰也其大夫士皆趨利以自便一失其欲則怨刺之辭作故其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夫人而至怨刺因上之不均也然其臣子亦豈可遽若是之薄也今直夫之爲許州也容色怡愉如平時度其中必將外內外外勞逸而有意乎爲民也予素厚直夫不敢爲悼惜之辭以慰之於其行也因以所嘗聞者爲贈意者亦直夫之所樂聞也



贈王子正先生序

予嘗論古之神聖仁賢皆以救民爲心以救民爲事者也由周公而上達而其道行者其事莫非救民也由孔子而下窮而其道不行者其救民之志未之或忘也故曰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夫得志不得志云者蓋謂其救民之志非謂其一身之私也澤加於民志行之效也不能及人斯脩身而已矣此古人所傳之家法而後之爲士者世守之自後世之俗寢壞

古人之傳寢微士之曰窮達者不以道爲窮達以其身爲窮達耳曰得志不得志者不以救民之志爲得失以自私之志爲得失耳由是有終身唯私欲之謀而莫以救民爲意者甚則虐其民以濟其私欲者也予是以知古人之切於救民者夫唯其能無私也後世之士既蔽於私欲矣豈能以斯民爲已任乎然則士必絀其私欲而後能盡心於救民此理之不易者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夫仁之爲道至精微也而  
孔子之言仁迺在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何哉蓋  
去貧賤而處富貴正人情私欲之大者而君子  
之失其本心亦徃徃由是故也孟子稱伊尹之  
行則曰非其道義祿以天下而不顧稱柳下惠  
之行則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至於論舜蹠之分  
特在善與利之間皆由孔子之指也南岷王先  
生徃爲御史劾小人之居權要者謫判亳州可

謂不畏彊禦矣壽陽有征商之關當路檄先生  
攝之遂辭而不行昔之督是關者其私取不啻  
千金也予觀先生溫良而忠信端方而脩潔其  
賢有不可勝道者稱其一二又特其小者耳然  
亦可見其所存之彷彿矣絀其私欲而盡心於  
救民非先生之望而誰也先生遷令崑山予從  
勿齋周先生祖之復爲是說贈之

記

高氏大宗祠記



大宗祠者大中丞樂清高公祖考之祠也高氏之先出宋太尉諱瓊太尉五世孫諱世則在建炎初爲行營副使扈從南渡以節度使判温州因家樂清寔惟高氏始遷之祖祠之所爲名也祠作於節度使之孫諱新七後世祇守不墜及中丞公曾祖父華亭令諱某皇考贈光祿卿諱某追孝嗣事歲治月飭益恢於初祠之創繼之槩也辨其昭穆嚴其祔祧祭祀必時嘉事凶事必告凡節度使之所自出無間於親踈遠邇祭

而行事必皆至焉旣而合食必皆與焉上尊祖禰下親宗族祠之大倫也有譜以紀世次有家訓以志教命有世祀之田以共齊盛牢醴有文字歌頌以章上世之美廣後人之思祠之雜制也舉祠之故考諸禮度之義鮮不合者可無待言耳矣蕙辱中丞公之命茲將何言惟曰章上世之美廣後人之思俾百世之下傳德襲訓無變于今詩曰孝子不匱永錫于類中丞公之志度在茲乎惟高氏繇一節度使而來蓋四百年



名人累累不絕至中丞公復以重德顯於時家  
屬子姓衆多不可數今夫世之氏族克世其家  
者或一二世或三四世微矣而高氏代序之悠  
長也子孫之蕃庶昌大也匪上世垂慶之永其  
孰基之凡族之人始則合未則殊甚者戚未單  
而恩弗通而高氏之族統之以昭穆綴之以燕  
會戚則致其愛疏則致其敬無不足者相卹也  
無不善者相觀而化也匪上世貽謀之善其孰  
致之吾聞原水之出者大則下流之受者宜廣

先祖之施者厚則後嗣之承者宜篤篤其承  
思孝祖禰孝祖禰必思脩宗廟脩宗廟必思睦  
宗族睦宗族必思敦禮義此高氏世世子孫所  
宜從事也而况於中丞公申之以不墮之志

三難軒記

侍御漢陽戴君寓書於蕙曰予少竊有志於學  
未嘗知學之難也既年且長其更事也日多焦  
然而彊其不逮慨然而憂其不足予然後病學  
之難也學之難實衆尤難者有三曰力行責已



克終夫力行弗倦者日新也然進焉而或緩吾  
決立焉而或撓吾分蓄焉而或餒吾充用焉而  
或窒吾利予是以病力行之難也責已而不責  
人者自脩也然自私者人之情也自恕者情之  
偏也自用者偏之惑也自是者惑之甚也予是  
以病責已之難也善終如始者盛德也然志頽  
則終必怠事慢則終必苟飾詭則終必敗德偏  
則終必貳予是以病克終之難也是三者予恒  
病之廼福其軒曰三難以朝夕觀省庶幾

益乎雖然事勤而守不約志切而行弗近亦亡  
及也唯君宜有以相我請爲我記之君於蕙爲  
同年且辱與之友茲有命蕙其敢辭蕙聞聖人  
之於學自然而能者也而心猶難之衆人之於  
學彊勉而未能者也而心顧易之或聖或否爲  
是故也君之賢固大過於人而篤志於學若是  
三者雖難非君所患也抑蕙未知學其何助君  
之有聞之夫子曰克已復禮爲仁已者人之私  
也克已者學之要也人之生也已則從之弗察



弗慎已廼亟作已作而衆理危矣故行不能力者已問之已不能責者已蔽之終不能克者已害之三者之難乃其所也今君旣病其難盍克已以爲之本乎已克而仁則三者可悉獲也故樂於循理力行非難矣物我兼照責已非難矣存心匪懈克終非難矣詩曰無言不讎蕙之言不韙尚俟聞吾子之教

雜著

用剛贈林守

天台林先生守亳州蕙告之曰損益無過者天地之化也剛柔合中者君子之道也振民育德一而已矣商書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君子之道鮮矣於是乎或過不及而四者遂至於相反雖然始之偏也微焉耳卒之賢者以得不肖者以失而得失之歸則遠矣夫能察其偏而善用剛柔以節之此賢者之所以得也不能察其偏而過用剛柔以甚之此不肖者之所以失也得失



之由剛柔之用不可不慎也吾觀先生性慈而良謙和而安豈非賢乎意者猶近於沈潛與毫之彊弗友者或寡矣然一夫橫於市十夫狙於室雖寡足患也如是則先生之自治與治毫之政皆宜用剛用剛則兩得之矣弗用剛則兩失之矣抑又聞之用剛有道亡益而弊從之未爲善用剛也善用剛者以寬主之以明濟之弗主之以寬者亟弗濟之以明者悖夫用剛以求中也既亟且悖失中愈矣是以德不順而民不服此非用剛之過也迺不善用剛而然也故善用剛者必以寬主之以明濟之以寬主之者仁也以明濟之者智也仁智者成已成物之道也

或問辯

大學或問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



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朱子荅而辯之其說詳矣愚竊思之猶有一二未盡者輒爲說辯之以足朱子之意云愚觀或者禦物知道之說大抵本於樂記樂記之言不無偏駁或者又附會之以言大學之道樂記未可遽辯今姑辯或者之說苟覈其義則記之是非亦從可知矣予惟或者之意蓋以爲天命之性具於人心方其靜而未發本真不雜未嘗有不善也惟其感物而動爲物誘之於是始爲不善

因以爲此物之爲已害也故必扞去外物則所謂靜者無所感而不動而本然之善庶乎其不昧也或者之大指殆不過此是不知其言之蔽也何者天下無性外之物體物而不可遺者性之德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性非外物而自爲性物非外性而自爲物知乎此然後知吾性之道而無外斯道之全而不偏所謂內外合而動靜一者也夫以性與物觀之人見其有內外之異也以性之已發未發觀之人見其有動



靜之分也惟自知道者言之則內外動靜無非  
一理蓋其靜而未發退藏於密者所以爲曲成  
萬物之體及夫感物而動可與鼎酢者所以爲  
成性存存之用此豈非吾性之大而無外斯道  
之全而不偏所謂內外合而動靜一者歟今或  
者但見夫人生而靜則以爲天之性也善之本  
也乃欲深藏而圖蔽之見夫物誘而動則以爲  
性之欲也物之害也乃欲扞撻而屏禦之是性  
自性而物自物也苟若是則吾性狹而有外斯

道偏而不全內外不合而動靜不一矣或者之  
知由不足以及此是以貴性而賤物樂言靜而  
惡言動也貴性故樂言靜賤物故惡言動然使  
性而不該乎物則吾之神妙萬物者反局促格  
槁而淪於一物安見性之貴也使物而無與於  
性則凡物之可以利用崇德者莫不乖忤抵冒  
與吾爲敵亦奚取於賤物也哉是雖異端之學  
稍有所見者亦不至如是之偏滯也况可持之  
以語聖賢之道哉夫聖賢之道大公之道也故



可以盡性可以盡物之性或者之言自私之道也非惟不可以盡物蓋已自賊其性矣此皆其謬於聖賢之旨者蓋其欲性之靜而難於應物不知其靜者爲將安用惡物之擾而防其不善是又未能盡知不善之所由生也苟未能盡知不善之所由生而徒規規然以屏禦外物爲事吾未見其能免於不善也矧曰未然之善自明而可以知道也哉嘗聞人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其故有二蓋有生之初昏蔽於氣質而有生

之後梏亡於物欲也昏蔽於氣質則自內而發於外者常偏而不得其正梏亡於物欲則自物而誘乎人者常流而不能自反是則人之爲不善者蓋兼夫二者不得盡歸之外物之誘也况夫氣之偏由已而出則繫於已者恒多物之誘自彼而來則繫於物者或寡又人之氣蔽而薄者則物誘害之也淺氣之蔽而厚者則物誘害之也深以是較其內外多寡先後輕重之辨則二者之害氣質爲甚今其言專責於物誘之害



而不及夫氣質之不美是但知身之苛痒而不  
睹乎腹心之疾也亦可見其察理之疏矣然其  
失不唯是也且人之蕩其情而鑿其性者固由  
於外物誘之也然外物得而誘之者又由其不  
能操存此心故一感於物即引之而已矣此念  
日熟尚不知察由是本心偷則自行而繫累於  
物者愈重外物攻之者衆而陷溺其心者愈深  
反覆循環日益膠固於是私欲滋蔓而性善亡  
矣若乃反求其本將外物誘之罪耶抑此心自

放之罪耶蓋較然可知矣使能先持其志動靜  
有養當其未與物接則純乎清明之體而行養  
密及其外物之來則察夫理欲之際而趨舍嚴  
夫如是則雖外物相代乎前而吾心未始有變  
也尚何患夫感物而動遂至於物至而人化物  
也哉故苟能操心則雖動而未嘗不善不知操  
之則雖靜而善不可保也蓋心不知操雖曰無  
事之時而其中已昏憤紛亂坐馳於外矣又何  
待迫於外物而後始爲不善哉由是觀之則人



之失其性而爲不善者其根本之害皆作於其  
心安得歸罪於外物必一切扞去之爲快也若  
如或者之說則不惟使人昧於本原而不知用  
力之地將徒使人勞於禦物而不免有過之歸  
矣或者之言近世有惑之者故不可不辯

書戰國策後

予觀戰國之士凡其所言富國強兵縱橫之所  
皆乘諸侯欲利之心然後廼得行其說則人之  
時生民之禍不惟策士有其罪而諸侯亦

首也鄉使諸侯無欲利之心則小人之術烏得  
而中之後之議者第知詆策士之邪說而不知  
責諸侯之欲利其論固已踈矣廼知孟子何必  
曰利之言蓋拔本塞原之論也

策問二首

問我

朝貢舉之法黜詞賦而用經術蓋自宋儒之後  
經術之學益以大明於是二帝三王之設施孔  
孟之論議前代之士間有未之聞者而况今之



學者既皆誦而習之宜若可以興教化而得賢才也然而士習益媮有甚於昔之攻詞賦者其故何耶又嘗竊謂今日程試之文則辭非已出而因陋就簡不知其膚淺也義理非自得而雜真失正不知其悖謬也有司籍此取士

朝廷緣此命官豈猥瑣之文廼可以得博洽之材歟抑士之所負之材固有出於所言之外歟昔人有云若謂此科嘗多得材自緣仕進別無他路今之科階有似之否歟一代之法不敢取

議若因今之法參古之制使士務有益之學朝獲有用之材殆必有策焉茲有司之所欲聞也問宋儒謂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且以爲莫善焉者古已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其所謂善與不善焉者可得聞其詳耶今

國家取士用人任官之制酌於前代其初未爲不善然行之既久不免有偏而不振者竊意識治者處此必將隨時變易師古人之意以救今



日之弊度乎其可也或者又謂不當泥古且憚  
於輕變法令今夫徒知慕古而不知其不可行  
固為執滯之見若惟今之是遂謂終不可損益  
者則亦苟且因循之習耳茲欲畧倣古法而不  
至駭今之俗以求取士用人任官之得其効其  
何術而可願究言之以觀用世之學

薛孝功集卷第十

終





程